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

安魂曲

[俄罗斯]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高莽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
安魂曲

[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高莽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魂曲 / (俄罗斯) 阿赫玛托娃著 ; 高莽编译.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8.8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

ISBN 978-7-5535-1231-0

I. ①安… II. ①阿… ②高… III. ①诗集—俄罗斯—
—现代②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②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6106号

出版人 姜逸青
策 划 小猫启蒙 
本书顾问 谷 羽
责任编辑 任 战 高亮节
版式设计 华 婵
责任监制 刘 学
封面设计 许洛熙

书 名 安魂曲
著 者 (俄罗斯) 安娜·阿赫玛托娃
译 者 高 莽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1231-0/I.461
定 价 47.00元

敬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512-68180628

白 夜

(悼念安娜·阿赫玛托娃)

高 莽

俄罗斯可有比她

更不幸的妻子

更不幸的母亲

更多难的缪斯

她背负着沉重的十字

跋涉于

凄风苦雨的人世

寒风打僵了她的心

烈火烧尽了她的诗

她变成了影子

影子也得消逝

可是谁能想到

上帝也会把人欺骗

让她像凤凰涅槃

让她重又来到涅瓦河畔

让她在科马罗沃墓地

重又聆听大自然的语言

还有无家可归的人们

用战栗的声音

呼唤她的名字

吟诵她的诗篇

1989年6月11日



阿赫玛托娃像



目 录

前言	1
简略的自述	5
安魂曲（1935—1940）	
代序	15
献词	16
前奏	18
一、拂晓时他们把你带走	19
二、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20
三、不，这不是我	21
四、爱嘲笑人的女人	22
五、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23
六、淡淡的日子	24
七、判决	25
八、致死神	26
九、疯狂张开了翅膀	28
十、钉死在十字架上	30
尾声	31

北方哀歌

- 一、历史的序曲 /36
- 二、关于1910年代 /40
- 三、在那栋房里居住太可怕 /42
- 四、这就是它哟 /44
- 五、严酷的时代改变了我 /46
- 六、回忆有三个时代 /49
- 七、我沉默 /52

野蔷薇开花了

- 一、焚尽的笔记本 /56
- 二、清醒的时刻 /57
- 三、梦中 /58
- 四、我窥见了狡黠的月亮 /59
- 五、我以高昂的代价 /60
- 六、第一支短歌 /61
- 七、另一支短歌 /62
- 八、梦 /63
- 九、当年 /65
- 十、你臆造了我 /66
- 十一、在破碎的镜子里 /68
- 十二、让某些人还在南方休养吧 /70
- 十三、你多余把雄伟、荣耀、权力…… /72
- 十四、你别怕 /74

十五、多年以后 /76

十六、这一天对人们来说 /78

子夜诗抄

代献词 /80

一、迎春哀曲 /81

二、初次警告 /82

三、镜子的背面 /83

四、十三行 /85

五、召唤 /86

六、夜访 /87

七、最后一首 /89

代后记 /90

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

代前言 /92

献词一 /94

献词二 /96

献词三，也是最后一篇 /98

开场白 /100

第一部 1913年 /101

第二部 硬币的背面 /134

第三部 尾声 /148

附录一

关于《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 /157

附录二

安娜·阿赫玛托娃生平简历与创作 /173

后记 /181

前 言

我第一次知道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名字，是1947年。

当时我在哈尔滨《北光日报》编辑部文艺组任职，开始从事俄译汉翻译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哈尔滨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

联共（布）中央，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几年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文艺的决议，其中之一即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同时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还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告。当时我们报社领导认为这是有关文艺的极重要的文件，让我将决议和报告译成汉文。那时我对苏联文艺、对苏共的文艺政策、对苏联思想斗争一无所知。我只能逐字逐段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同时接受了其中的精神。我的俄文与汉文水平都较低，译文的质量可想而知。后来，我的译文经过前辈金人和赵洵的校改，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颇为得意，殊不知在无形中也接受了“左”的观点。

从那时起，我以联共（布）中央决议的精神看待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作家们的情况。我没有读过一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我认为她就是日丹诺夫所斥责的一个“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时间飞驰流逝。我国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又延续了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灾难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我国被禁锢的外国文学领域也开放了。当时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美国用俄文出版的阿赫玛托娃文集，唤起我早年的兴趣。借回家来，连夜诵读，阿赫玛托娃的形象在我心中完全变了样。她不是“荡妇”，更不是“尼姑”，她是位抒情女诗人，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始终和多灾多难的人民在一起。特别是读了她翻译成俄文的中国古典诗词，更让我由衷地感动。

我对她产生了敬爱，开始翻译她的作品。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她的几十首诗，取名为《爱》。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情真意切，倾倒了无数青年男女。随着她家庭的不幸、个人的遭遇，再加上了解一些无辜的人所遭到的迫害和冤狱，发现在阳光下的苏联诸多使人窒息的阴影，她的声音变了，她的诗歌中唱出受苦受难的感受。她的作品多了一层隐晦的色彩，显得尤为悲怆深沉。她的创作倾向当然与当时的政策不协调。

斯大林逝世后，阿赫玛托娃的名誉有所恢复。她的诗人地位也日益受到读者的推崇。

晚年，在行动极不方便时，她应邀去了欧洲访问，会见了几十年前流亡国外的老友，各自有一段辛酸的历史。

1964年，她在意大利接受了国际诗歌“埃特纳-陶尔明纳”大奖。

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苏联国内也为她举办了祝寿等活动。阿赫玛托娃面对这一切，不无戏谑地表示：“这是在为我举行葬礼”，“难道能为一个诗人操办如此隆重的庆祝活动？”

1983年，我访问苏联时，阿赫玛托娃已逝世十七年。我总觉得我有负于这位女诗人，总想对她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

我在列宁格勒喷泉楼专门访问了她的纪念馆，与馆长进行了长谈，介绍了我国翻译出版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的情况。

2001年，我专门走访被她戏称为“岗亭”的列宁格勒郊外故居。门锁着。我在院中长时间徘徊，隔窗窥视她度过生平最后日子的地方。陪同我的史格林教授说：“这个地方很难找，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我几次到列宁格勒郊区的科马罗沃墓园拜谒她的坟墓，伫立在石头砌成的象征监狱的高墙前，在她的浮雕像下，献上殷红的玫瑰。有人告诉我，镶嵌浮雕像的地方本来修的是牢房的铁窗，当局认为不妥，于是用雕像将它掩饰了起来。

女诗人留下多么丰厚的文学遗产，我国虽然翻译发表了一部分，但对她的理解还很有限。

阿赫玛托娃作品的结集出版也许能够使我国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位杰出的苏联女诗人。

高莽

2010年8月15日

简略的自述

1889年6月11日（公历23日），我在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区)出世。那时家父是退伍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个周岁的婴儿时，被带往北方的皇村¹。我在皇村住到十六岁。

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绿茸茸、湿漉漉、富丽堂皇的公园，保姆常带我去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老火车站以及其他地方，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中。

我每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箭湾之滨度夏，在那儿我与大海结缘。那几年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古城赫尔松涅斯²，我家就在它附近。

1 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位于彼得堡市以南三十五公里处。19世纪时，沙皇政府在该处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

2 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城，15世纪被毁。19世纪开始对它进行发掘，发现城墙、城门、塔楼等遗迹。

我按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学会识字。五岁时，听女教师给年长的孩子们上课，我也学会用法语讲话。

我十一岁写成第一首诗。我接触诗不是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始，而是从杰尔查文（《贺皇族少年生日诗》）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诗，我母亲都能背诵。

我在皇村女子学校上学，最初学习成绩不佳，后来有所长进，但始终不太愿意学习。

1905年，我的双亲分居，妈妈携儿带女迁往南方。我们在叶夫帕托里亚住了一整年，我在家中自修学校倒数第二年级的课程。我怀念皇村，写了不计其数不成样子的诗。1905年革命的余音隐隐约约传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叶夫帕托里亚。最后的一个学年是在基辅市丰杜克列耶夫学校读完的，1907年于该校毕业。

我在基辅进了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最初学习法律史，尤其是学习拉丁文时，我尚觉满意，但一开始教授纯法律科目时，我便对课程失掉了兴趣。

1910年（俄历4月25日），我与尼·斯·古米廖夫¹结婚，我们同去巴黎度蜜月。

那时，巴黎市区正在铺设新的林荫大道（拉斯帕伊²林荫大

1 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罗斯诗人，文风典雅，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十月革命后因参加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被处死，1986年苏共为其平反。

2 本段中夹排的楷体字原文为法文。

道），工程尚未最后竣工（左拉对此有所描述）。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先贤祠餐厅指给我两张桌子，说：“这就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聚会的地方，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妇女们的衣着经常花样翻新，忽儿穿裙裤，忽儿又几乎是包住大腿的裙子。诗——无人问津，诗集只因印有名气大小不等的美术家们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我那时已经明白：巴黎的美术把法国的诗歌给吞掉了。

迁居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讲习所学习。当时我写的诗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别人给我看英诺肯季·安年斯基¹的《柏木匣》的校样，我为之惊叹不已。阅读时，忘掉世上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明显陷入窘境，新起诗人不再追随这一流派。有人走向未来派，有人走向阿克梅派²。我和“诗人作坊”的友人——曼德尔施塔姆³、金凯维奇⁴及纳尔布特⁵一起，成为阿克梅主义者。

1911年春，我在巴黎亲眼看到俄罗斯芭蕾舞获得的最早的辉

1 英·安年斯基（1855—1909），俄国诗人兼评论家。

2 20世纪初，俄国青年诗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创立阿克梅派，企图革新美学与象征派诗学，追求雕塑式艺术形象与预言式的诗歌预言。他们成立“诗人作坊”小组，创办了《吉别尔保列伊》杂志。

3 奥·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

4 米·金凯维奇（1891—1973），俄罗斯诗人、文学翻译家。

5 弗·纳尔布特（1888—1944），俄罗斯诗人。

煌胜利。1912年，我遍游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绘画与建筑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如同终生难忘的梦。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只印三百册。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尚好。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出生。

1914年3月，第二本书《念珠》问世。它的生存时间只有六周左右。彼得堡从5月初开始转入消沉，人们分批疏散。这次与彼得堡的告别成为永久的告别。我们回来时它已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从19世纪一下就跨入20世纪。从城市面貌开始，一切都变了样。看来，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一本小小的爱情抒情诗集应当被淹没在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时间却作出另外的安排。

我年年在特维尔省距离别热茨克十五俄里的地方消夏。那儿并非风景优美之地：丘陵上耕成方块的田地，磨坊，泥塘，排干的沼泽，几座小门，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和《群飞的白鸟》诗集中的许多诗都是在那儿写的。

《群飞的白鸟》于1917年9月出版。读者与批评界对此书不公正。不知何故，这本诗集被认为不如《念珠》成功。这本诗集是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的。交通运输奄奄一息——书甚至不能运往莫斯科，只在彼得格勒销售。杂志一种接着一种停刊，报纸也是如此。因此，《群飞的白鸟》与《念珠》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可能在报刊上得到热烈讨论。饥荒与经济崩溃日甚一日，奇怪